

台灣不能自絕於世界潮流

這幾年，我對台灣現況的失望越來越深。台灣的籌碼很多，就像台商在全球的發展是台灣的龐大資產，政府不但沒有抓住這股趨勢，還透過政策將這些籌碼給層層限制住，自絕於世界經濟潮流之外，怎不教人憂心忡忡。台灣只有兩條路，一條是成為贏家，一條是成為輸家，我們究竟要走哪一條，早已面臨嚴峻抉擇。

看台灣這個盤局，則不能不正視下列這些數字。根據主計處的國富調查，台灣國外淨資產已突破十兆元新台幣大關；如依據金管會公開的說法，台灣人在北美、香港、新加坡的資產達到五千億美元。另外，按照去年大陸崑山工業區官員私下的推估，台商在大陸投資金額近兩千億美元（大陸官方數據為七、八百億元，台灣官方則估計約為四百億美元），不管實際正確的數字是哪一個，如果政府在擬定政策的時候，完全忽略這一塊，不僅是心態駝鳥，也讓人憂心政府的政策是怎麼定出來的？

上面這些數據背後代表的意義是，如果我們再用以國為疆界的傳統經濟學來看待，已經不通了，台灣當前的經濟結構已不是我們所想像的，台灣企業跨國經營已經產生綜效，從全球的眼光來看，台灣的表現其實很不賴，只不過，政府當前的種種政策反其道而行。例如，規定上市公司赴大陸投資不得超過資本額或淨值的百分之四十，問題是，如果台商在海外的資產淨值遠比在國內大，又該怎麼算這個帳呢？政府的規定顯然不合乎邏輯。

台灣人有這麼多財富，一定得擺在台灣才算數嗎？這一陣子以來，儘管政府官員對於國際板是否接受大陸台商上市，還在爭執不下，但從今年前八個月，初次上市公司僅有八家來看（去年則是三十八家），數字自己會說話，政府的政策是不是自走絕路，把台灣邊緣化？答案應該很清楚。

台灣究竟該如何迎接或面對未來世界新盤局的挑戰，我先前曾在一場演講裡歸納出四個面向，在本專欄中再度提出，希望把我對台灣未來發展的期望，以及對現狀發出的警語，傳達出去。

其一是，正視全球經濟發展的趨勢。在全球經濟發展的分工中，如 outsourcing

(外包)、supply chain(供應鏈)等等，每個國家必須想辦法自己「對號入座」，突顯自己有參與遊戲的條件，同時必須有政府的政策、法令配合，以扮演好自己在全球經濟中的角色。例如，台灣製造電腦，工廠必須設在工資較低廉的地區，以降低生產成本，或者如台商在海外設廠，絕對需要金融機構配合融資等等，這些都是相當簡單的道理，但如果政府眼光只限縮在盤內(台灣)，不看盤外(全球)，讓廠商的發展綁手綁腳、困難重重，那無異是讓台灣自絕於世界經濟潮流之外。

過去十年，台灣人的平均國民所得幾乎原地踏步，如果我們放大一點格局來看，台灣是在成長，台商靠著不斷擴散市場維持自己的永續競爭力，除了幫台灣累積財富，甚至也幫全亞洲累積財富，帶動其他國家國民所得的增加，成就其實很大，但是政府的政策讓台商不願意把成長帶回來(如回台上市上櫃)，結果台灣自己不但享受不到成果，甚至還變成台灣的資金匯到海外去買台灣公司在海外上市的股票。

其二是，面對世界新局，台灣也面臨諸多基礎建設的重建挑戰，其中，教育正是相當重要的一環。我過去一再推廣一個觀念，我們必須把教育當作是服務業，而不是公益事業，正因為是服務業，所以必須市場導向，就是國家、產業需要什麼人才，教育制度就去訓練這樣的人才，而且鼓勵全民終生學習。幾年前，我曾經說服 MIT 在台灣設立「亞洲創業發展中心」，也選擇五個學校參與座談，但事後據我了解，這五個學校校長都向教育部反映絕對不能給 MIT 錢，背後的理由不外乎這些學校自己也要搶錢，另外，在教育部提出五年五百億高教發展計劃中，也沒提到如何和國際間的知名學校接軌，這些案例都讓我非常失望。

除了教育外，一個國家的重大資產之一，便是擁有強勁的私人部門及中產階級，政府的任何作為，都不應該違反私人部門及中產階級的最大利益。政府除了應該提供一個鼓勵興業精神的環境，更應該建立一套可以提升經濟發展的金融體系。

企業的發展猶如一場資金接力賽，但仔細分析台灣的金融政策，幾乎沒有考慮到經濟發展，只強調如何管制。資金接力賽的意思就是金融資本市場的架構，要讓一個公司從創立、成長到上市，都有一套金融架構來幫助它，如股本投資、融資；甚至稅務制度也必須想到經濟發展，就像香港考慮取消遺產稅，新加坡也這麼做，而台灣卻還停留在稅務最後端、最落後的思考，最後只會發現企業都跑

掉了，經濟活動也減少了，榨不出稅金，得到相反的效果。

其三，面對世界新局，必須重新定義台灣的利基，最好每隔一段時間都自我審查一遍，做什麼可以讓台灣加分，什麼讓台灣減分。舉例來說，台灣在第一次經濟奇蹟中累積的經驗法則，很多都是可以加以商品化，然後宣揚推廣出去的，例如，台灣建廠速度很快，可以把這個變成我們的專長、know-how 推廣出去，爭取商機；又如台灣旺盛的興業精神、豐富的經營管理經驗、台商建立全球網絡的能耐等等，都是「金不換」的經驗。只是，近年來政府的政策都是在減分，沒有把台灣的經驗發揚光大，這些都是我們必須深思的議題。

其四，面對未來，包括狹義的民族主義超過經濟發展、對政權的不滿意、因種族或宗教不同所引起的衝突、國家間衝突引發的軍事對峙、自然災害，都可能導致巨大、難以彌補的損失與傷害，這些危險與挑戰，沒有人能夠預估會不會發生、何時發生，卻值得我們時時留心警覺，不要重蹈歷史的覆轍才是。正如我一再提醒的，人類的歷史中有太多例子可證，政治掛帥的國家，終究要失敗，台灣現在正面臨這樣的危險，能不慎乎？